

桥下有座小菜园

魏芳芳

初冬的一天,我过川杨河,正往桥梯上走,一根树枝撩了我一下,想来是绿化带的小灌木,女贞或者冬青之类。回头看,不是,叶腋还垂着几朵小白花。这花叶我好熟悉,猛地又想不起来,忽然见两个小辣椒躲在叶底朝我忽闪眼睛,竟然是一棵辣椒树。辣椒树能长一人多高,也够神奇的。有辣椒处必有人烟,何况还有两棵。桥底下绕桥墩围了墙,看得见蓝色活动板房的屋顶。围墙上铺排着肥大的瓜叶,枯了大半,不知是瓠子还是冬瓜,几朵毛绒绒的白花挺立在梢头,在北风中卷须一起晃荡成影。

大铁门边一株半枯的秋葵杆,顶着一根紫红的老秋葵,硬得像把刀,留作种子倒好。沿墙根用断砖砌了潦草的“篱笆”,以示和小路隔离。地方虽小,却品种繁多。韭菜两丛,半大的菠菜、青菜二三十棵,一小片刚冒芽的茼蒿,一丛锯齿状紫苏,四窝小香葱割过不久,才长出嫩绿的茬口,横七竖八的青蒜苗,夹在一片大葱畦之间。真是一块活着的“调味品大全”。

才浇水不久,泥土很湿润,黑油油的。种菜的人是上了心的。他们是哪里人呢,辣椒树高过人头,尖细的小辣椒很火辣的样子。紫苏虽不稀奇,本地人做菜却不大用,只是秋天蒸大闸蟹有人会要点,西南省份的人倒是喜爱紫苏,烫火锅、烧鱼少不了。我掐了一丝紫苏叶捻了捻,味道很冲。

再次路过这里是凛冬,气温一下子降到零下六度,夕阳透过河边水杉映在桥墩上,围墙上的瓜藤已经清理干净,仿佛从未爬过什么。两棵辣椒树已枯死,却依然站在路边,像守着至死不渝的爱情。小“菜坛”变了样。有人

在上面罩了两大块白塑料布,用砖头压住四边,细心地盖了个“暖房”。没盖的地方贴地发了十几棵上海青、雪里蕻,长得很有气势,像光着头的野小子,越冷越精神。我悄悄掀起塑料布一小边,里面是上次见过的小茼蒿苗,已经半拃长,娇嫩欲滴。

吱呀一声,一个女人开了铁



归心似箭 李海波 摄

门,随之青椒爆炒土豆丝的声香尾随出来。她穿着橘黄色环卫工服,头上扎着绿色的方巾,这种方巾很罕见了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农村很流行。粗棉纱织的,四周有流苏,我小时候也戴过,看着亲切。女人约莫五六十岁左右,脸庞黝黑,有风霜。她弯腰挪开一块砖,凌厉的寒风呼一下把塑料布掀翻,青蓝色的葱露了出来。她伸出冻得皴裂的手掐葱叶。风太大了,塑料布快要飞起来,我赶紧帮她压住一角,夸她菜地侍弄得好。

她原本警惕的眼神刹那撤防,浮起沧桑的笑,一口河南话。小指头大的地方,哪能叫菜地?种着好玩儿。桥墩下住着十几口人呢,都是环卫工。你看这里前

不着村后不着店,平常做饭缺个葱蒜的,不值当往镇上跑,弄点土,将就活几棵,能救个急。之后她又补了一句:只有半天下午有点太阳,这地方的菜长不好。

我问起秋天满墙的瓜藤,她说是瓠子,老家带来的种,结不了几个,就是个念想。看它开花,爬得墙上蓬蓬绿,跟在老家一样,看着心里舒坦。她又说,不是我一个人弄的,我们七八个女人,四川湖南广西河南,好几个省来的呢,歇班都想沾点手,农村人谁家没个菜园子?这点小苗苗,解个心痒。

桥下住得冷不冷?我担心这大冷天。她笑,出来打工,能有个

免费住处就不错。这桥墩下比起大工地,还算冬暖夏凉,就是头顶大车子过,轰隆隆响。

“传琴姐,葱哪?”大门里一个高亮的女声喊。

“来啦,来啦!”女人大声应着,停住了聊天,匆匆地扯回塑料布,压上砖头。

“面条要下锅了,等着炸葱香。”她朝我挥了挥拿着葱的手,忙不迭往里走,风把铁门吹得咣当响。

夕阳铺到河水里,我快步上桥,一轮清寒的月已经悬在头顶,风又大又冷。桥梯空隙间,看见板房院子里晾晒了衣物。想那一锅葱香扑鼻的面条,十几个环卫工吃得热气腾腾,我的心里有暖也有酸。

还有含苞待放的凤仙花,盈盈欲滴的胭脂花,袅袅娜娜的绣球花,次第盛开,成为这方天地中最绚烂的主角。

与内向喜静的姐姐不同,我总会不合时宜地出现在庭院中,不是翻找藏在砖瓦下的放屁虫,就是在追逐蚰蚰和蚂蚱,若是不小心弄折了院子里的花草,定要被母亲责骂的。后来大约是怕我再损伤它们的枝叶,母亲干脆将那些我叫不出来名字的花儿都移栽到了精致的花盆里。

如今,我和姐姐虽搬离农村,各自成家,但母亲偶尔来看望我们,还是会悄悄带上几盆花草,嘱咐我们好生“伺候”。每次回老家,一家人也依旧喜欢围坐在院子中谈天说地。嗅着满园芬芳,仿佛俗世的一切纷扰都会立即消散,顿觉身心空灵无比。

母亲的名字中有个“荣”字,她的花园就如她的名字一般,欣欣向荣,四季如春。“花草是家里的风水,人养花,花也养人。”母亲常对我们说。

父亲的年终“讲”

高低

年终之际,父亲的“讲”,更似一种仪式,一种传承。一方木桌,几把竹椅,父亲端坐其间,众人环而听之。听者或许年轻气盛,但父亲的“讲”,却总能让人心生敬畏。

“你们知道吗?人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。”父亲深吸一口气说道,“就像那个二哥,中考预选通过了,却没有接到参加正式考试的通知。那个时候,他失落极了,甚至想要放弃。但是,生活就是这样,有时候它会给你一个打击,让你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挫折。”

二哥默默地听着,眼神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他知道,父亲的话是对他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

父亲继续说道:“可是你看,二哥现在不是挺过来了吗?挫折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你选择放弃。只要你不放弃,总会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可能。”

我坐在一旁,心中涌起一股暖流,想起自己高中时因为痴迷写作而导致成绩下滑,最后没有考上大学,一度陷入自我怀疑和迷茫之中。

父亲看到我沉默,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:“我知道你一直热爱写作,我也知道你为了这个梦想付出了很多努力。但是,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,有时候你需要调整自己的步伐,不能一味地追求速度。我相信,只要你坚持下去,总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梦想。”

听到父亲的话,我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力量。我知道,有这样一位理解并支持我的父亲,我一定能走出那段阴霾的日子。后来在父亲的鼓励下,我当兵考上了军校,人生之路开始改变。

弟弟在一旁听着,突然插嘴道:“那我也说说我的经历吧。”我们都看向他,知道他也有着自己的故事。

弟弟说:“记得我初中那会儿,曾经因为厌学和几个小混混一起逃课出去玩。当时觉得挺刺激的,可是后来才发现那种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。”

父亲听后眉头紧皱:“你知道吗?人生就像一场戏,你扮演什么角色都可以,但关键是你得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那些小混混的生活或许看起来很酷,但那并不是真正的酷。真正的酷,是做一个有担当、有追求的人。”

弟弟默默点头,表示自己明白了父亲的教诲。

“经验是人生的明灯,而智慧则是灯油。”父亲常言,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,舞台上的喜怒哀乐,都是生活的倒影。做人做事,要像戏中的英雄豪杰,胸怀大志,勇往直前。

父亲的“讲”,总离不开做人。他常说:“做人要有骨气,做事要有担当。”骨气和担当,便是他一生坚守

的原则。他的人生故事,就像一部厚重的史书,每一页都记载着他的奋斗与坚持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。父亲的“讲”,伴随着我们成长。每当我们回首往事,都会想起那些温暖的时光,想起他说过

